



特別  
^21  
2759  
3



鐵花仙史

第四回

看花燈悞入天台

詩曰

山川靈異結成胎。

肯把英才棄若灰

為看花燈忽子夜

俄驚草舍已天台

文如倒峽誠佳也

武欲穿楊更美哉

莫怪聲名傳海角

幾人能得到蓬萊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求

話說南直十六府中。惟松江府最近海。松江有  
四縣。上海却正濱海。時天下雖極太平。亦  
未免海賊癘疥之疾。時來侵犯。不是掠民間  
子女。卽是劫庫銀。府城雖有總兵鎮守。却又  
離上海尚有百里之遙。等得這里提兵進剿。  
他卽退下海去。並不來與官軍對敵。候得這  
里收兵離縣。他又蜂擁而來。劫掠如故。總兵  
索雄飛無法奈何。只得屯兵上海。此後稍覺

寧靖。兵卒漸懈怠。一日值索總兵生辰。大開  
筵席。在縣中宴。那些來與他祝壽的紳士。那  
日飲至黃昏。忽報四門火起。喊聲大震。原來  
細作已將索總兵生日并請酒演戲之事。報  
知渠首。料必無準備。悄地渡過海面。輕騎掩  
至城濠門。卒果不隄防。因得斬關突入。索總  
兵聞之。大驚失色。急叫備馬。奈器械一時無  
及。而賊兵已至。雄飛知不能拒。搶得一柄短

刀殺傷數賊飛馬逃出南門這些衆亡命見  
總兵已遁大肆猖獗正搶入庫中劫擄忽聞  
颼的一聲賊首已倒地衆賊急救看時却是  
五六寸長的一枝竹箭射入咽喉眼見氣絕  
隨又連連箭响並無虛發一霎時就射死數  
賊却更作怪但聞箭响弦鳴並不見有人張  
弓注矢衆賊盡以爲神助這些烏合之衆所  
志不過財帛看見勢頭不好誰還冒死向前  
便大叫風緊都一湧退出向北門而去那些  
城守官兵見賊去遠方整鎗架炮擂鼓搖旗  
耀武揚威的追趕了七八里而返只算是遠  
送一程正合着兩句俗語說得好。

當場不戰。

陣後興兵。

話雖如此終不然這射賊的箭果是神助少  
不得也要還箇亮頭原來這日一堂賓客中  
間有一個賀客蘇紫宸乃本府華亭縣人其

父蘇彥齋乃是兩榜不曾出仕早已亡過親  
叔誠齋現任浙江錢塘知縣。這蘇紫宸人物  
既生得偉秀性情又復豪邁十二歲就案首  
入泮。家人聞喜奔告紫宸却渾若不知。一日  
讀項羽傳少倦乃掩卷嘆道千秋一日事業  
誰知想吾輩寄此蟬蛻人生幾何若不學些  
奇術藝做些奇事業而後名成勇退道赤松  
子之遊就如蠶處禪窟蛙潛井底不復知有

天高地大景象雖壽盈千歲亦冥冥何益哉  
但我父母早背幸蒙叔父教誨亦不過欲我  
顯親揚名。今雖做得一秀才倒還好尋山問  
水。醉月吟花倘不幸中了一箇舉人再成一  
名進士。選了一箇職司。拘着官箴礙着政體  
這一頂腦箍箍住了。那一腔豪興覺得大不  
自在。如今趁這未上腦箍之際無拘無束何  
辱何榮領畧山川名勝賞鑒古今事蹟豈不

大快人意。又何苦終日在窗下效這蠅聲。把豪情爽氣悶死在胸中。可不痴絕。此念一動。便不喜讀書。日逐帶了近身伏侍的小厮。喚做劍童。瞞過誠齋。出城遊玩。這劍童年雖幼。而力極大。紫宸心甚愛之。一日正值元宵。合城大放花燈。紫宸來稟叔父。要去看燈。頑耍誠齋道。汝年齒幼稚。正宜矢志雞窗。以圖上進。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若只是終日閑蕩。豈不功課有虧。舉業有廢乎。汝今既然要去。我亦不好十分阻得。但宜畧一觀玩。即便回來。勿得徜徉太久也。因叫老僕蘇定與劍童隨着同去。紫宸唯唯受命。即同了劍童。蘇定一徑離了府門。來到街市上。一看果然好盛燈。有前人詩句道。

火樹銀花合。

星橋玉鎖開。

暗塵隨馬去。

明月逐人來。

遊妓皆穠李。

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

玉漏莫相催。

紫宸正觀看時忽又聞鳴鑼擊鼓衆人亂擠亂嚷的道迎龍燈來了。紫宸聽見不勝之喜卽一挨兩挨直挨到高坡上立着一看果見迎一條龍燈頭尾活動盤旋曲折甚是有趣左右前後都是些鰲山蜃海魚蝦雜燈擁護眞箇照耀得輝煌不夜十分好看紫宸看得

高興竟忘情了。隨着龍燈熱鬧不知不覺的一路出城。又走了二三里覺得足力已倦方纔想歸回頭看時却不見了蘇定劍童。心下着忙急急尋路而歸。幸尚有殘燈映月一路還不至十分黑暗。忙忙走到城邊時已半夜城門扃閉。眼見得不能入城。城外又無親戚可依。這半夜怎生區處街上。又家家收燈歇息。霎時寂然靜悄。深悔自己忒孟浪了。以致

如此正在徘徊忽見一人走近拱手道蘇公子何故獨自徘徊夜已深矣諒必不能入城小庵去此不遠何不移玉草宿明晨待貧道送公子回府何如紫宸見說忙抬頭看時一個皓首童顏黃冠白塵的老道人因想道我從不曾認得這個道人如何便曉我是蘇公子莫非是甚遊方拐子見我年幼獨行欲要來誘騙我不成但我今夜正無宿處莫若將計就計睡他一夜且看他怎生設法來騙與他打諢一番倒也有趣心下雖是這等想然見其儀表非俗亦不致唐突因揖道偶爾貪看花燈不期城閉阻歸正在窮途狼狽忽蒙仙丈垂憫但不知紫府何處素昧平生怎好輕造那道人笑道九流一脈三教同源何云素昧此去我廬甚近但山野風味恐有褻瀆若不鄙棄便當引導言罷卽揮塵前行紫宸



見其出言文雅。諒來不是甚拐子。也不推辭。在後追隨。走了一會。已是郊坳。再行數步。轉過一塊小橋。都是一條山路。崎嶇不堪。行走耳中。松濤謾謾。猿嘯哀哀。甚覺悲涼。淒楚。紫宸想道。西門之外。一向並未見山。怎麼今晚却走出這條山路。好生古怪。欲待不前。那道人望前亂奔。並不回顧。四望俱是曠野。竟不認得是甚去處。倘然落後。又恐迷路。只得緊緊跟走。覺得水盡山窮。轉過一灣。忽見松林之內。射出燈光來。纔見人家。那道人住足道。敝廬已到。公子請進。紫宸舉目看時。却是小三間精舍。早有小童。啟扉持檠。接入滿階。瑤草拂戶。奇葩跨進齋中。只見竹床紙帳。丹竈茶爐。素琴掛壁。彷彿柴桑之趣。古墨懸軒。認是朝川之筆。紫宸不敢怠慢。忙整衣作揖。而坐。小童送茶盃茗。精潔入口。甘香。因問道。

仙丈大名尙未請教。此地何處更望指示。那道人笑道。此地乃是劉阮悞入之處。天台山中。余亦並無姓名。但幽棲於此。卽以山名爲天台道人。也。紫宸見說。驚想道。松江若到天台。聞隔千里之遙。何不覺數里。便到。想此老人。必非凡俗。因復起身拜謝。道弟子下土庸材。何幸得蒙仙丈接引。天台道人微笑道。適從海上歸來。道經故里。因見花燈之盛。駐足逍遙。幸遇公子於途。觀公子丰骨大類吾輩。故引至此。紫宸道如此。則仙丈亦係松郡人矣。敢問向居何處。族有何人。或可表揚道德。用垂不朽。天台道人見問。忽浩然長嘆。口占七言兩句答道。

已薄世情波底月。不知何事憶錢塘。  
紫宸茫然不解。因見天台道人瞑目而坐。亦不再問。少頃。排列酒食。都是些冰桃碧藕。鱗

脯琅菜俱非人世所有之品童子進酒紫宸  
舉盃真是瓊液流霞入口甜溢頓覺神怡氣  
爽飲至半酣紫宸道愚意百歲如寄蜉蝣幾  
何況人生飲啄自有定分卽營營何益哉今  
幸有緣相引至此得瞻物外烟霞不覺萬念  
俱灰伏祈仙丈收錄丹臺採芝煮石習鍊長  
生不知仙丈肯賜容納否天台道人道公子  
名輶未脫塵緣未斷苦樂未均文章未了正  
當馳驟於兩都名俊之間豈暇與山棲谷隱  
者較量風月哉紫宸道仙丈所論雖是但每  
思智如淮陰才若青蓮終不免長樂采石之  
禍况才智不及二公者乎藏拙猶遲何論馳  
驟天台道人笑道公子之論極高但大塊假  
我以文章必須於宇宙之間橫行一番然後  
急流勇退方爲最上乘耳說罷向童子道今  
夕蘇公子在此無以爲娛可令輕卿出來童

子應聲入內。去不多時，引了一個絕色女子出來。向紫宸萬福，慌得紫宸還禮不迭。天台道人命坐於側，執壺行酒。紫宸偷眼看那女子，年可二八，生得眼澄秋水，貌媚春花，紫宸雖係幼年見那美色當前，不覺心搖目眩。因想道：此老既已修道，又何畜此尤物？果神仙亦有此樂耶？正在呆想，只見天台道人笑道：「山野無以表敬，想是公子不悅，輕卿何不起。」

舞少助酒懷。那女子領命離席，**兩**起整鬢，理袖款款盈盈的舞將起來。只見彩袖飛揚，香風馥郁，低徊如錦鸞展翅，矯舉若素鶴乘軒。嬈娜之態，果然艷目。舞了一回，低囀鶯聲，口占詞金門一闕道。

仙家樂，依樣畫來。潦草翠袖紅裙，鞋底小漫舞霓裳調。輕捷蜂腰纖巧，空腹如筒休笑。共醉金樽，明月曉看荷蘆顛。

倒。

舞畢微笑還坐紫宸稱羨不已天台道人大  
笑道公子愛之乎此乃道家遊戲豈可着相  
因向女子道可還汝本來面目只見那女子  
就地一滾却變作一箇小小葫蘆紫宸不勝  
驚異天台道人收來藏入袖中道此非公子  
所好因命童子向石壁內取書二卷相授道  
讀此可作奇男子但功成名遂即宜勇退乃  
爲公子福此地非久駐之區宜速歸去免令  
叔懸望紫宸拜受道重蒙賜以仙食授以異  
書高厚之恩粉骨難報但未知後會可期否  
天台道人道出海定海卽是會期時天色已  
明命童子引白鶴一隻叫紫宸跨上令其閉  
目卽時騰空而起惟聞耳畔風聲身子如在  
雲霧中頃刻之間覺得身已着地開眼看時  
那騎來之鶴不見在跨下再定睛一看認得

是自家門首不勝驚喜。後人有詩咏之道。

爲看花燈忽遇仙。往還頃刻路盈千。

不須另叩元關要。已信壺中別有天。

且說蘇定自那夜人叢裏一陣鬧嚷。忽不見了公子。急得没法。忙與劍童喧呼喊叫東西尋覓。那里竟有箇影兒。時已夜深。人散家家歇息。諒無尋處。沒奈何回家稟主人說。因迎龍燈於衆人忙亂之中。擠不見了公子。一時

無處追尋。只得回來報知老爺。誠齋見說。急得頓足捶胸。怒罵蘇定。怎麼不小心照管。以致不見。又痛責劍童。怎不緊緊跟着。却有得失。落舉家惶惑。無措。反是誠齋親女馨姐。小姐道看哥哥年紀雖幼。機智不羣。決不落拐騙之手。遲遲自能歸來。爹爹不必憂心。誠齋無奈。且歇。次早着人四下尋訪。杳無形跡。又貼招鳴鑼。願出百金爲酬。却終不見有一些

消耗光陰迅速早逾兩月。這日誠齋正獨坐  
納悶。忽見紫宸走入。忙立起來認道：是非吾  
姪紫宸耶？紫宸忙趨而拜道：姪兒正是誠齋  
道。是耶非耶？夢耶醒耶？自汝迷失之後，至今  
兩月無日不在這里。愁悶幾乎使我寢食俱  
廢。何處不着人尋到不得一些踪跡？不知汝  
這幾時流落那里？怎地棲身？却直至今日才  
歸。紫宸聞言亦自驚訝。卽將那夜看迎龍燈  
主僕失散不能進城。忽遇天台道人引至天  
台中宿了半夜。今日跨鶴歸來之事。從頭  
至尾細細說了一遍。道姪兒只道昨夜之事  
怎麼却已兩月真乃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矣。  
誠齋見說稱奇不已。道古傳費長房逢壺公  
及衛大丞遇負薪老人事。可知不誣。今我姪  
遇天台道人於窮途。亦可作他日佳話。此家  
門餘慶真千載奇逢。安知非長生之兆也。說

罷卽同入內一家相見不勝之喜乃治酒慶  
幸不提紫宸自歸之後日夕閉戶書房將天  
台道人所授之書時時閱習不上一年皆爲  
腹中之物矣正是

靈敏寧無本。

神仙會有原。

許多雲與霧。

吐納在蘭臺。

說這誠齋原以進士守制在家其年服滿入  
都赴選他本意原望選一京職得近天顏少  
展平生之志不期因誠齋不去諂媚竟黜了  
外任浙江錢塘邑宰不勝嘆息只得離京之  
任因松江至浙甚近將家屬攜帶任所只留  
紫宸伴着夫人管理田園這總兵索雄飛雖  
係武弁却倒爲人沉靜慷慨與誠齋性情相  
合極是來往得好值他生辰誠齋雖不在家  
却寄書回來分付紫宸令其親往拜賀紫宸  
不敢遲延卽忙打點了禮物到上海縣拜索



總兵的壽誕本欲卽歸因索總兵再三留住。這日筵宴他也在賀客之內正值飲酒之間忽報海賊奪門而入衆客驚倒總兵棄席紫宸料得賊志於庫身邊帶有弩矢肆筵之處恰近庫房卽騰身上屋潛伏簷溜之間緊對必由之處暗將一弩連三箭之法射退賊衆保全上海縣庫見賊去遠仍復跳下時有幾個逃走不及的酒客藏避在黑暗之處看得十分清切認得是蘇紫宸只是不敢則聲直至賊退方纔都走出來驚問道不信世兄英年却有如此妙技若非射退賊人不但縣庫被劫吾輩亦皆爲魚肉矣容向總臺并邑尊言之當速旌表以誌今日之奇紫宸笑道爲國家守城戮此烏合乃分內應爲之事諸年伯欲爲旌表得無遼東豕耶衆鄉紳道此乃有功邦國庇護全城威振遠邇的驚人快舉

豈有嘿嘿不爲表揚而虛此奇功乎。其時上海知縣金懷了亦因賊至匿在桌下聞得人聲嘈雜料必賊人去遠乃從桌下鑽出進蘇世兄不必太謙有拂諸老先生盛意本縣還要奏功請旨方顯台名紫宸道雖蒙老父母作養諸年伯推愛但治生並不是好名之徒况以些子微勞卽論爲奇功若較昔馮異使治生置身何地此非榮而反無恥矣祈勿再以此掛齒頰則治生感激反深衆人見他不矜其功深相嘆服無不羨慕後人有詩道

文成繡虎并雕龍。退賊還教建武功。

學得天台三箭弩。勝他赤壁一東風。

說這蘇紫宸自此之後松江一郡盡耳其名爭欲與之結交日日車馬盈門紫宸煩擾不過因見春景妍媚向慕武林山水之勝不若以探叔爲詞向彼一遊聊用避喧算計定了。

來與嬾母說知帶了劍童即日離松正是  
不堪結客場中擾 寄跡西湖代杜門  
只因這一至浙有分叫假斯文遺千秋之臭  
識賢蒙成一而之交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

評云篇首寫海寇犯境被奪而遁也一攔  
攔起却任意暢敘遇仙一段情景連綿數  
紙直至篇尾纔繳到神射風急火急處忽

所謂欲賦天台山却指東

情恣筆且目曰悞入天台

惡相傳劉阮之

特以葫蘆遊戲拭淨俗眼令  
望其題疑作柳絲花朵心魂搖曳之  
其義實則風清月朗千里一碧之  
悞入天台也噫亦奇矣

蘇子仙史

作史

第五回



白木公子飽尊拳一場掃興

詩曰

才情各異英豪自別怎便強沽名墨水  
全無石碑沒字老臉有蜻蜓 鷄肋已令  
尊拳飽吃若不甘心才還愈美醜還愈  
拙草具發馨香 右調少年游

蘇子仙史 第五回

二

說這蘇紫宸不幾日已抵武林至錢塘縣署  
叔侄相見誠齋問及上海之事紫宸備細說  
了一遍誠齋亦自驚問道汝又何處曾習此  
法却能敗得賊人紫宸道得之天台此尤不  
足爲奇更有兵法二卷深微奧妙真是神仙  
秘本誠齋道原來如此實家庭之幸也今汝  
遠來且自將息紫宸諾諾而退自到杭之後  
無日不去游湖一日間游至飛來峯峰石嶙

峒樹木古秀紫宸進入洞中看那石勢似作  
驚飛一狀果是觀玩不足出憇冷泉亭上只  
見遊人如蟻却是到天竺各處進香的見又  
有那些閑步的却都是觀看這進香的有那  
携榼紛紛的却都是惟知一醉爲樂紫宸因  
不覺浩然長嘆道以武林名勝之地豈無一  
名勝之人品題佳山佳水使和靖坡老獨占  
美於前乎更可咲那些遊人不知山水却是

何物而如此蠅集蜂忙難道俱係碌碌之輩  
不成因命劍童取過華硯即以飛來峰爲題  
吟成一律書於冷泉亭之壁道

飛來何處不知年 虎伏龍眠勢若懸

壓帽常驚危壁落 吟殺忽接澗花寒

坐時嗟撫三生石 亮處行窺一線天

有酒有山還近水 獨憐無地覓坡仙

紫宸題完投筆大笑正欲出亭忽背後一人

大斗道紫兄欺我杭無人物耶紫宸忙回頭  
看時認得前日曾於席上會過的張吏部之  
子張其白卽便陪笑道原來張兄在此非弟  
敢賦狂言得罪大邗若欲如坡老之才思不  
要說是武林只怕蓋天之下實不能有故古  
稱才難信不誣也張其白笑道兄也不要將  
這才難忒看煞了當今坡仙又何常沒有兄  
特未之見耳紫宸道坡老千秋才人豈能多

得。兄既云有，請試言之。張其白道：「若言別處弟亦不能知，只就我杭夏天生風流慷慨，才氣絕倫，非當今坡老而何？他家現在倡一文社，若有才的盡邀入社，作詩作文，盡一日之長，而較其優劣。兄想他若無真正高才，焉敢妄建文壇旗鼓？兄如有興，明日也同入社，便知弟言不謬矣。」紫宸見說得津津有味，不勝歎然道：「弟實醜雞覆瓿，不知兩間之大道，纔

拙作，自笑狂妄，蒙指示夏兄高才，渴欲識荆，奈素昧平生，怎好突然輕造，恐得罪文壇，又所未便，張其白道：「這箇不妨，天生之設此社，原欲廣致才人，以定文場元帥，他惟恐不能盡訪，前日曾將數柬託弟，央弟與他代訪，求有才者，邀之入社。今已付去三四，兄若不棄，時請收一束。明日弟爲兄先容，何如？」說罷，卽向小童手中匣內，取出一箇柬帖，遞與紫宸。

紫宸展開一看只見柬上寫道。

一年好景萬事賞心豈無一豪舉而令  
春光笑人寂寞耶今弟煮茗於小軒同  
袍諸友業已畢邀然非

足下一臨孰建旗鼓敢屈入雉壇倘蒙  
不棄詰朝容檄山靈簡點花下落紅松  
稍翠滴以供詩中料矣。

後書年家眷晚弟夏天生頓首拜啟紫宸看

畢不勝喜悅卽納人袖中欣然允往遂別了  
張其白一路回衙你道夏元虛爲何有此一  
番豪舉原來自夏英亡後瑤枝又以廬墓在  
外元虛好不自由自主日日飲酒宿妓其年  
服制將滿恰值大比意欲做兩千銀子不着  
買箇舉人搖擺恐人笑他白木故設此社徧  
招文士入社交遊欲令人知他日與文人學  
士詩酒往還不是箇無才之輩這也是元虛



金瓶梅  
沽買虛譽。誑諸無識的愚。見蘇紫宸初到杭州。那知就裏聽了張其白的說話。只道果是風流才子。以爲今番遇着知己。好不得意。次日絕早。同了劍童。持其名刺。一徑來至東園。訪着元虛宅院。卽投帖通報。時張其白已先與元虛說知。一見名帖。忙出迎入。紫宸抬頭看時。只見元虛怎生模樣。有五言律詩一首。單道元虛的情狀。

鼠目鱖魚嘴

豐頤大點麻

方巾頭上戴

朱履倒跟拖

欲作斯文狀

偏生不慣家

鞠躬迎客入

好似一鬚蟻

紫宸看了。想道。細看此人品格。麤俗面上全無一些風雅之姿。如何張其白稱他是風流才子。這風流却從何來。或亦貌寢而才揚乎。抑此非元虛乎。心下遲疑不定。因見其足恭。

只得入揖而坐便問張其白道此位可就是  
元虛兄麼其白未及回言元虛忙接口道然  
也足下遠來便知弟是元虛耶可謂一見如  
故者矣紫宸道昨日踏春於冷泉亭畔偶遇  
張兄言及足下才美爲當今獨步渴欲晉謁  
祇恐唐突今蒙張兄作漁父之引得瞻芝宇  
始信張兄才美之言真是不謬小弟可謂有  
幸得托文壇之末恐蓬蒿賤質不足與姚黃

魏紫競春色也又不知足下何以教我紫宸  
這一席話明是半譏半獎的元虛只道真箇  
來贊美他歡喜得滿心奇癢不知搔處乃說  
道小弟才是微微有些的但何得云獨步張  
兄之言亦是管中窺豹特見一斑耳今蒙兄  
不鄙辱臨乃旣來之則安之矣更何別論但  
諸兄俱在小園候欠乞兄少借一步說罷卽  
起身邀紫宸進內紫宸見元虛口角早已窺

破腹中心中大是拂然。因見其殷殷之意，又不好十分却得，只得同至後園。望見軒內，早有一班書狀在那里做作，也有脫幘露頂，反背着手，繞砌搖擺的；也有斜倚欄杆，咬着指頭，側首沉思的；也有因窺壁畫，磨穿鼻的；也有微吐蠅聲，撚斷髭的；歡呼狂笑，嘈雜紛紜。忽見紫宸走入，因是不曾會過，都不認得，忙問何人。張其白道：「此錢塘蘇父母令姪，台號

紫宸，乃雲間名士。衆人方纔慌忙的整衣戴巾，一齊上前揖遜而坐。紫宸便問列位長兄尊姓。台南望乞賜教。張其白先指着箇穿綠的道：「這位乃是翰林李公的長君，台號叶符。族新前科孝廉，又指一穿紅的道：「這是卜大理三公子卜長俊兄。又指一穿牙色的道：「這是陳布政長君秋邊兄。又指一穿玉藍色的道：「這就是敝地總臺賀公的公子賀圖兄。其

餘不必枚舉。總之都是些縉紳子弟。各各通名道姓已畢。紫宸道：「久欽諸兄芳譽。今日幸會深慰生平。但弟萍水樗櫟。謬逐友壇之側。殊用內愧。衆公子齊足恭道。不敢張其白笑。向元虛道：「今日諸兄幸聚。真乃英才濟濟。可名這社爲羣英以誌今日之盛。不知諸兄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遊羣英社絕妙。但吾等怎敢當此英字。元虛道：「酒筵已具。不必閒談。各

請入席。大家一齊起身。遜坐。紫宸是松江人。衆推首席。次位卽賀圖。餘各叙齒而坐。酒殺畢。集飲亦半酣。元虛離席而起。道：「諸兄今日飲酒。何各彬彬客套。甚不豪暢。敢煩紫兄發揮一令。以爲酒政。方不寂寞。可盡醉倒之歡。」紫宸道：「酒貴適情。豈期必醉。旣蒙諄諄見諭。敢不如教。以盡主人厚情。但弟才短。不能以別詞爲令。請各賦一絕作酒政。以三板詩成。

爲例不成者罰三大觥詩成不佳者罰一盃成而絕調者合席各賀飲一盃如此則酒八歡腸又覺簡易不識諸兄以爲如何元虛等雖以詩文結社只是箇名色不過圖取一醉今見紫宸當真要做起詩來不勝着急道酒令者擲色猜枚呼盧浮白方是暢快若要做詩必竟要搜索推敲未免煩難還是另請發揮紫宸道斗酒百篇謫仙之風流千載只這

一首絕句有甚煩難卜長俊道紫兄之教雖是但弟等或八股或策論或表或判倒還領教得來至於詩之一道實未留心故敢方命紫宸微笑道焉有是理若依所言則昌黎子美善文章者不知詩詞善詩詞者遂不解文章耶詩文總出一心豈有兩端諸兄不必過謙且盡詩酒之興再領文章之教可也陳秋澁道不有佳作何伸雅懷紫兄之教極是吾

等必當續貂以繼金谷之勝無使桃李笑人  
也衆人還打帳推托忽見秋遠欣然允諾叫  
取掌硯俱各拂然嘿嘿打點酒量好吃這三  
大盃紫宸正欲尋題忽抬頭見壁間掛一幅  
墨梅畫得甚是精神因想道看這班糟胞諒  
來必無實學何不即將墨梅爲題探他一探  
腹中如何因舉盃道小弟異域草茅學恥全  
牛過蒙天生兄寵名愧叨首席已覺負芒艾  
占先諸兄者竊欲觀大邦文才之盛作拋磚  
引玉之舉但酒令嚴如軍令敢祈暫遵片刻  
待令畢負荆而謝衆人諾諾道是紫宸飲乾  
令杯乃舉筆寫了一行題目道墨梅咏賦七  
言絕句一首各步原韵合式免酒後寫其詩  
道

墨濺枝頭染素梅 芬芳豈復待吹灰  
無香有色生如寄 雨雪朝朝盡倦開

錄存仙史  
題畢卽傳述次席賀圖道巴人俚句請教大  
左賀圖見題是墨梅咏難於形容乃道紫兒  
黃鶴之句在前卽使效顰恐亦不佳倒遵教  
受罰三杯罷卽舉杯連飲頃刻而畢再次却  
該陝秋遊秋遊接題一看見其詩虛實之間  
諷刺沉着信是佳作因亦迅題一首呈遞道  
雖珠玉在前未容瓦礫爭耀然恐方命不辭  
呈醜以博哄堂紫宸連聲不敢忙接詩一觀

只見上寫道

調羹何必問鹽梅

綵筆生花不染灰

蝶死蜂殘春已老

西窗待月蕊初開

紫宸看畢大悅道起句卽得墨梅之旨結句  
虛形墨梅之色真韻頗古人千秋佳什各當  
賞賞一杯說罷先自飲起次各一一飲畢其  
次輪談李叶符接題在手因思自己是箇舉  
人怎好推托只得搜索枯腸挖耳撓腮的苦

掙了半晌。方纔寫得兩句。而三板已完罰了。一杯再做。又是半晌。方湊成詩呈上。其詩云

半張白紙種烏梅。若然一火卽成灰。

美人欲插花難採。滿壁柴枝掃不開。

紫宸看畢。不禁大笑道。真匪夷所思。絕奇之想。足稱千古絕調。夏元虛只道真箇做得好。詩亦撫掌叫快道。李兄終是箕裘父業。學有淵源。故能警欬珠玉。亦當合席賞賀佳作。紫

辰笑道。合席固當賞賀。但太佳了。倒要屈李

兄先請三杯。小弟才淺。還要請教這烏梅二

何必幾人

字。怎生解說。李叶符道。烏者黑也。黑者墨也。卽夫墨梅之意云爾。紫宸笑道。李兄奇才。固是不差。以弟愚見。用得不切。請依例三杯。元虛正贊得叶符高興。忽見也要罰酒。叫起來道。紫兄又來欺弟輩了。適纔陳兄的鹽梅也切。難道李兄烏梅倒不切麼。總是一般梅子。



做的何切彼而不切此紫宸道梅雖一般製  
度有不同也况秋兄亦兄之相知此作果佳  
自當賞賀弟又豈敢欺兄今兄亂令亦罰一  
杯叶符元虛自知非是只得忿忿受罰笑得  
箇陳秋遴捧腹攢眉其餘挨次輪着俱三板  
不成一字大家吃得箇不亦樂乎末後輪該  
主席夏元虛三板已盡尙未落筆反賣乖道  
小弟平素才遲又不喜束縛但往常還可完

篇今日不知何故不能應命想只因乏興耳  
亦照式受罰三杯罷紫宸大聲道豈有此理  
在諸兄多有吝教還可推辭吾兄則爲社主  
况今日之舉文社也而一詩尙不能成惟各  
飲酒是酒社矣何以文爲詩貴推敲兄旣才  
遲不妨緩緩做去必期成咏爲妙夏元虛正  
欲舉杯到口忽見紫宸大聲止住不許吃酒  
先已驚呆又拿定要他做那首詩逼得喉急

起來道紫兄何太欺人。小弟一時困於七步  
依令亦只該罰酒。况諸兄俱飲酒。徑過乃獨  
逼勒小弟做詩。何厚於諸兄而薄於弟耶。紫  
宸道非弟薄兄。乃兄自取其薄耳。既不能詩。  
又何必結此社爲此亦妄人也。已矣。秋澹笑  
道想必是夏兄花下落紅。松梢滴翠之料不  
屑用於今日耳。張其白進酒落歡腸。何必相  
苦。夏兄既不能吟。照例受罰。亦是紫兄亦不

必如此逼迫。恐傷雅道。紫宸冷笑道。冷泉亭

之言。原來坡老却是這等風流。果然武林第

一今既願罰。可飲三十杯。庶免假冒斯文之

罪。夏元虛被紫宸秋澹交口取笑。已是赧顏

今又見說他假冒斯文。要罰酒三十杯。打着

心病。不覺變色。道士以舉業爲先。做得首把

歪詩。怎便自矜高才獨步。這般言大志夸且

請問怎麼叫做假冒斯文。吾輩一箇箇縉紳

子弟豈是假冒好意請你來飲酒食肉。反目中無人。如此的放肆。紫宸見說哈哈大笑。道：君子謀道不謀食。若以飲酒食肉爲事。所稱酒囊飯袋。而必須知與我輩交遊。必竟要些墨水來應酬。若是沐猴而冠之輩。未免要落苦境也。元虛見說。勃然大怒道：沐猴而冠。將吾輩比作猿猴。越發可惡之極了。今日先請試試我的猿猴手。殺看此時元虛已有了八

分的酒。十二分的氣。這二十分酒氣。一齊發作。叫作人閉了園門。便揮拳叫打。那些張公子李公子。見紫宸欺笑元虛。早已有兔死狐悲之意。今見元虛發作。牽動了三大杯罰酒的恨氣也。一齊手舞足蹈的道：吃酒看花。是吾輩慣常的樂事。又不是宗師歲考。定要用那苦思力索工夫。反說吾等沐猴而冠。豈不可惡。你松江或者由你油嘴。我杭庠的士風

羣物後金瓶梅極整那容你放刁。當下只有秋蓮見紫宸孤身落窠。怎當得這夥惡物行兇。心下十分着急。連忙解勸道。這席上都是斯文。一脉何至於此。諸兄切不可動手。有傷雅道。那些惡僕見主人叫打。那里還肯歇手。早一齊湧奔紫宸。紫宸冷笑了一聲。道。悞入瘋狗羣中。還有甚的雅道。卽一脚踢翻桌椅。大踏步搶下階來。早一把揪住元虛。一手捋髮。一手持襟。橫

當一件家伙。東西亂掃。搗着的無不跌倒。打得落花流水。個個着傷。眾公子羞急。大叫反了。夏元虛被紫宸這一頓掃。早已噤聲不絕。喘做一團。只是搖手大叫道。不要動手。有理說理。紫宸方放手大笑道。打得暢快。向秋蓮道。玉石自分。今日粗豪有犯。另當負荆請罪說罷。一脚踢開園門。同劍童大步而去。那些惡僕都已胆落。那里還敢來阻擋。正是

魚目夜光焉可混 鵝翎那並鶴乘軒  
廣交漫欲求名譽 不料相爭吃老拳  
只因這一打有分教 公堂執法方信假詞難  
誣告絕句知才相逢傾蓋已神交 不知後事  
如何 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胸無點墨而通身皆是名士氣更有  
貪口腹輕顏面之徒日夕走集其門爲之  
揚譽遂真若風流名鶴無出若人右者而

若人亦且忘其本來面目久假不歸據無  
爲有使不經隻眼人識破且將虛名於  
身後而垂諸無窮可謂一大恨事每怪小  
說家多有不肯作快意之筆彼蓋欲讀者  
悶絕斯作者快絕然令因悶而束書不復  
卒讀則作者之錦心繡口亦隱矣故知不  
若此篇紫宸當場迅掃之妙且秋澣儒珍  
皆武林才子若出俗筆必二人同見於元

虛坐聞而此則獨運一陳虛實隱現之際  
是尤善留有餘不盡之趣非但博快志悅  
目而一味放筆作麻幹者



